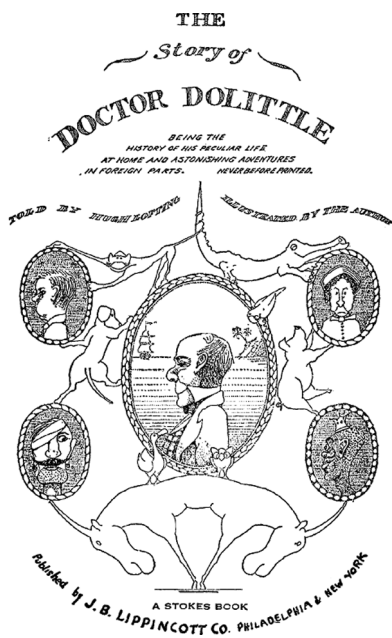


赖医生丛林记 赖医生航海记

# 赖医生丛林记





# 第一章

## 泥 塘 边

从前，很多年以前——当我们的爷爷还是小孩子的时候——有这样一位医生；他姓赖<sup>①</sup>，名叫赖约翰，是个医学博士。“医学博士”的头衔说明他医术高明，而且知识很渊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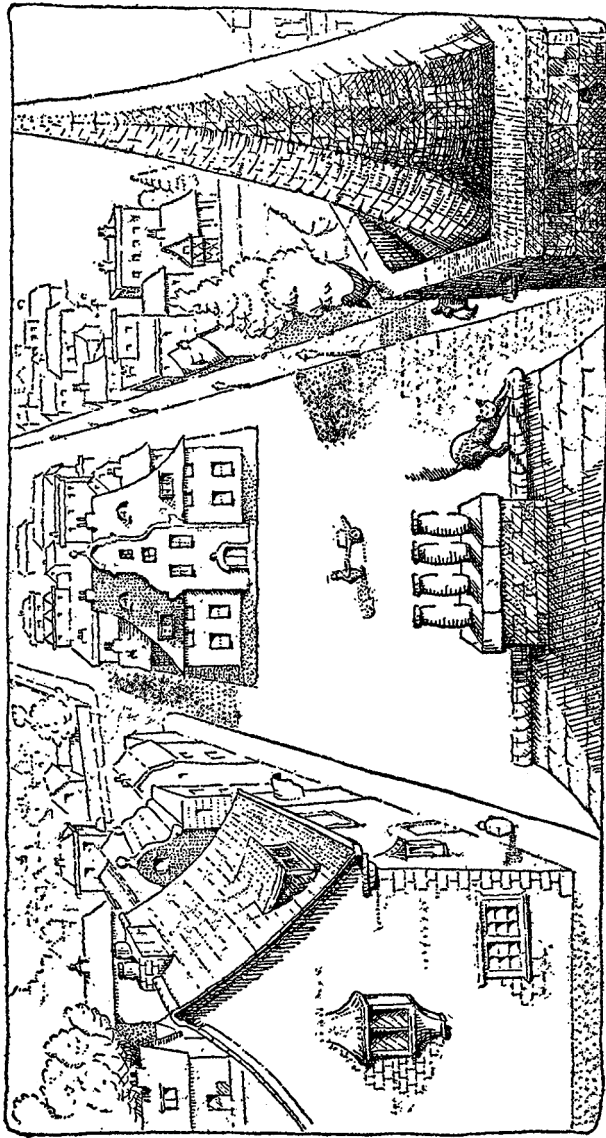
他住在一个小镇上。小镇名叫“沼泽地上的泥塘边”。所有的人，不管是小孩还是老人，一看见他就能认得出来。每当他戴着高高的礼帽走在街上时，大家就奔走相告：“看，医生来了！他可是个聪明人。”街上的狗和孩子们全都跑过去跟在他后面；就连住在教堂塔楼上的乌鸦们也要点点头，“嘎嘎”地叫几声。

他住在小镇的边上，房子非常小，可是园子却非常大，有一片很宽阔的草坪，有石凳，还有挂下来的垂柳。他妹妹赖莎拉帮他料理家务，但是医生本人负责照顾园子。

他特别喜爱动物，在家里养了各种各样的宠物。除了园子深处池塘里的金鱼，他还在餐具室里养着兔子，在钢琴里养着一窝小白鼠，在放床单的柜子里养着一只松鼠，在地窖里还养着一只刺猬。他还有一只带犊的母牛，一匹老瘸马——有二十五岁了——还有鸡、鸽子和两只羊羔，另外还有许多其他的动物。不过，他最喜爱的宠物是鸭子呱呱，小狗吉普，小猪吧唧，鸚鵡波里尼西亚，和

---

<sup>①</sup> 原文中医生的姓为 Dolittle，英文中意为“偷懒的人，游手好闲的人，懒汉”。本书中赖医生本是给人看病的医生，但他爱动物胜于爱人类，为了动物不惜放弃做人医，改做兽医，最后连兽医也做不成，失业在家，他在世俗人眼中不啻是不务正业、不思进取的。作者为主人公取此名，意在幽默与反讽，故本书采用意译，译为“赖医生”。



“小镇名叫‘沼泽地上的泥塘边’。”

猫头鹰图图。

他妹妹经常抱怨这些动物，说他们把家里弄得乱七八糟的。有一天，一个得风湿病的老太太来看医生，她往沙发上一坐，刚好坐在了睡得正香的刺猬身上。她从此再也不来找赖医生看病了，而是每周六驾车十英里，到欧文镇上去找另一位医生。

于是他妹妹赖莎拉过来对他说：

“约翰，你在家里养着这些动物，怎么能期望病人来找你看病呢？高明的医生都在客厅里养满刺猬和老鼠吗？！这是第四个被动物们吓跑的病人了。詹金斯乡绅和牧师都发誓说：以后不管病得多厉害，他们是再也不敢靠近我们家的房子了。我们现在一天比一天穷了。如果你还照这样下去，没有一个好人会让你给他们看病的。”

“可是我喜欢动物胜过那些‘好人’。”医生说。

“你太荒唐了。”他妹妹说，转身走了出去。

于是，随着时间流逝，医生得到的动物越来越多；可是找他看病的人却越来越少。到最后他的主顾们全都跑光了，只剩下一个猫食小贩，那人对任何动物都不介意。不过猫食小贩也不富裕，而且一年只生一次病——在圣诞节的时候。到那时他会付给医生六分钱，买一小瓶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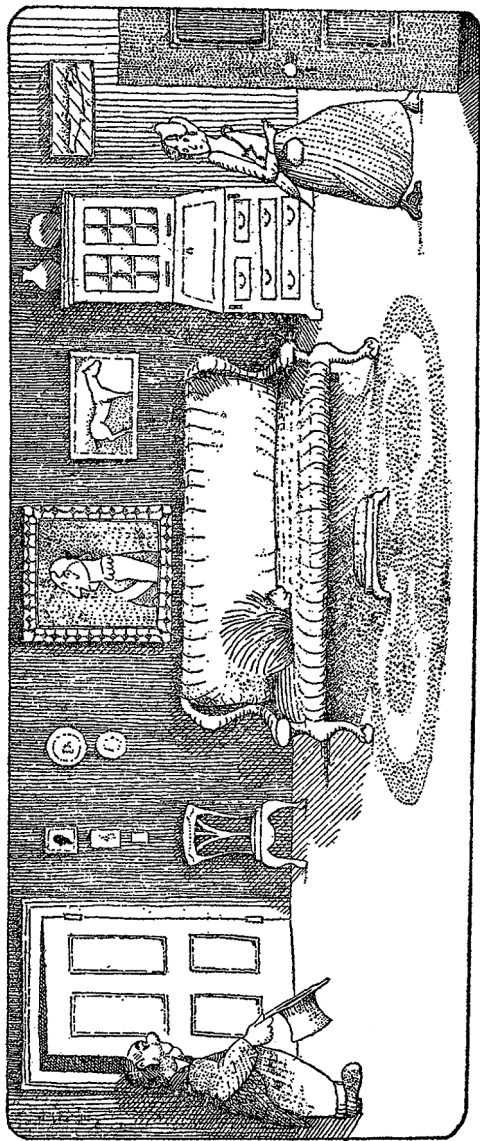
六分钱可不够一年生活的——即使在很久以前的时候也不够；如果医生不是在他的钱匣里存了一些钱的话，天知道会怎么样呢。

而且他还接着弄回家更多的宠物；当然了，喂养这些宠物的花费也很大。他的存款越来越少了。

于是他卖掉了钢琴，让小白鼠们住在写字台的一个抽屉里。可是这些钱也很快花光了，于是他又卖掉了自己礼拜日上教堂穿的一套棕色礼服。就这样，他变得越来越穷了。

现在，当他戴着高高的礼帽出现在街上时，人们就会交头接耳地说：“看，赖约翰来了，那个医学博士！他曾经是西乡最有名的医生。看看他现在——穷得丁当响，袜子上破得全是窟窿！”

可是那些狗、猫和孩子们见了他依然跑上去，簇拥着他穿过小镇——就像当年他有钱时一样。



她从此再也不来找赖医生看病了。

## 第二章

### 动物语言

这一天，赖医生正坐在厨房里和猫食小贩聊天，他是来找医生看肚子疼的。

“你为什么不放弃做人医，而去做一个给动物看病的医生呢？”猫食小贩问道。

这时候鸚鵡波里尼西亚正坐在窗子上，一边望着窗外的雨，一边对自己唱着一支水手歌。她<sup>①</sup>马上停止唱歌，开始听起来。

“你看，医生，”猫食小贩接着说，“你对动物无所不知——比这儿所有的兽医都懂得多多了。你写的那本关于猫的书——哎呀，真是好极了！我自己是既不会读也不会写，要不然，我没准儿也会写几本书呢。不过我的老婆西奥多西娅，她可是个学者，真的，不骗你。她给我读了你的书。哎呀，真是好极了——没说的——好极了。你可能前世就是一只猫呢。你懂得它们的想法。听我说：你给动物看病会挣很多钱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你看，我会让所有那些家里有病猫病狗的老太太们都上你这儿来。如果这些猫狗们病得还不够快，我可以在卖给它们吃的肉里加些东西，让它们生病，明白了吧？”

“噢，别，”医生赶紧说，“你不能那样做。那是不对的。”

“嗨，我不是说让它们真生病。”猫食小贩回答说，“我的意思

---

① 书中主人公赖医生尊重一切生命个体，爱动物甚于爱人类，故原文中指代动物时大多使用指人的人称代词。据此，译文尊重原文，指代动物时相应使用“他”或“她”，而非通常所用的“它”。

是，加一点什么东西，让它们吃了昏昏欲睡。不过你说得对，那样对动物们太不公平。不管怎样，它们总是会生病的，因为那些老太太们总是喂它们太多吃的。另外，还有周围那些家里有瘸马或者瘦羊羔的农夫们——他们也会来找你的。做个动物医生吧。”

等猫食小贩走后，鸚鵡从窗子上飞到医生的桌上说：

“那人很有见地。这正是你应该做的。做个动物医生吧。放弃那些愚蠢的人类——既然他们这么没头脑，看不出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医生。转行去照顾动物们吧——他们很识货的，马上就能看出来你是个多好的医生。做个动物医生吧。”

“这个，已经有足够的动物医生了。”赖医生说，把花盆移到窗台上，让花淋点雨。

“没错，是有很多兽医，”波里尼西亚说，“可是他们都不怎么样。听着，医生，我来告诉你一些事。你知道动物是可以说话的吗？”

“我知道鸚鵡可以说话。”医生说。

“啊，我们鸚鵡能说两种语言——人类的语言和鸟类的语言。”波里尼西亚骄傲地说，“如果我说，‘波里想吃块饼干，’你能明白我的意思。不过你听听这个：咯—咯，噢—噢，吠—吠？”

“天哪！”医生惊叫起来，“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”

“它在鸟语里的意思是：燕麦粥热好了吗？”

“我的老天爷！你不是在开玩笑吧？！”医生说，“你以前从来没跟我这样说过话。”

“说了又怎么样呢？”波里尼西亚说，一边拂掉了左翅上的一些饼干屑。“即使我说了，你也听不懂。”

“再多告诉我一些吧。”医生说，一下子兴奋起来；他急急忙忙跑到碗柜的抽屉那儿，拿了一个账本和一支铅笔回来。“现在可以说了，别说太快——我要把它们都记下来。这太有意思了——太有意思了——绝对是新鲜事物。先教我鸟类语言的 ABC——慢一点。”

就这样，医生知道了动物们都有自己的语言，并且可以相互交

谈。这天的整个下午，外面下着雨，波里尼西亚坐在厨房里的小桌子上，一字一句地教他鸟类的语言，赖医生把它们全记在了本子上。

到了喝下午茶的时候，小狗吉普走了进来，鸚鵡对医生说：“看，他在对你说话呢。”

“在我看来他只是在挠耳朵。”医生说。

“可是动物们并不总是用嘴说话。”鸚鵡高声说道，并扬了扬眉毛，“他们用耳朵，用爪子，用尾巴——用各种不同的部位说话。有时候他们不想发出声音。你看见他在扭动一边的鼻子了吗？”

“那是什么意思？”医生问。

“它的意思是，你没看见外面已经不下雨了吗？”波里尼西亚回答说，“他是在问你一个问题。狗类总是用鼻子问问题。”

过了不久，医生在鸚鵡的帮助下，已经把动物语言掌握得很熟练了。他可以自己跟他们交谈，能听懂他们说的所有的话。然后，他就放弃了给人做医生这个职业。

一旦猫食小贩把赖约翰要做动物医生的消息传播出去之后，老太们就带着她们让蛋糕撑坏了肚子的哈巴狗、狮子狗来了；农夫们也从好几英里远的地方赶来，给他看自家的病牛和病羊。

一天，有匹犁地的马被送了过来；这个可怜的家伙终于碰到了一个可以说马语的医生，高兴坏了。

“你知道吗？医生，”这匹马说，“住在山坡上的那个兽医什么也不懂。他到现在已经给我看了六个星期病了——看的是蹄内肿。可是我真正需要的是一副眼镜。我的一只眼睛快看不见了。谁规定说马不能像人那样戴眼镜啊？！可是山坡上的那个蠢货，他从来都没检查过我的眼睛。他一个劲儿地给我吃大药片。我曾经试图告诉他，可是他对马语一窍不通。我需要的就是一副眼镜啊。”

“没错——没错，”医生说，“我马上就给你配一副。”

“我想要一副你这样的，”这匹马说，“只是颜色要绿的。当我犁那五十英亩地时，它们可以帮我的眼睛挡住阳光。”

“没问题，”医生说，“你会得到一副绿眼镜的。”

“先生，你知道，麻烦的是，”当医生打开前门送客的时候那匹马又说，“麻烦的是人人都以为自己可以给动物看病——只是因为动物们没法抱怨罢了。实际上，做一个真正好的动物医生，需要比做人医聪明许多才行。我那农夫的儿子以为自己对马无所不知。我希望你能见见他——他的脸胖得看上去就像没有眼睛——他的头脑也就有马铃薯虫的那么大。上星期，他还试图往我身上抹芥子膏呢。”

“他给你抹在哪儿了？”医生问。

“噢，他哪儿也没抹上，”马说，“他只是想抹，不过让我给踢到鸭塘里去了。”

“哎呀，哎呀！”医生叫道。

“我通常来说是个很安静的动物，”马说，“对人很有耐心——不怎么发脾气。不过这次不一样，那个兽医给我吃错药，已经够让我恼火的了。所以当这个红脸傻瓜开始戏弄我时，我就再也忍不住了。”

“你把那个男孩伤得很厉害吗？”医生问。

“噢，没有。”马回答说，“我把他踢到了他该去的地方。现在那个兽医正在照顾他呢。我的眼镜什么时候能配好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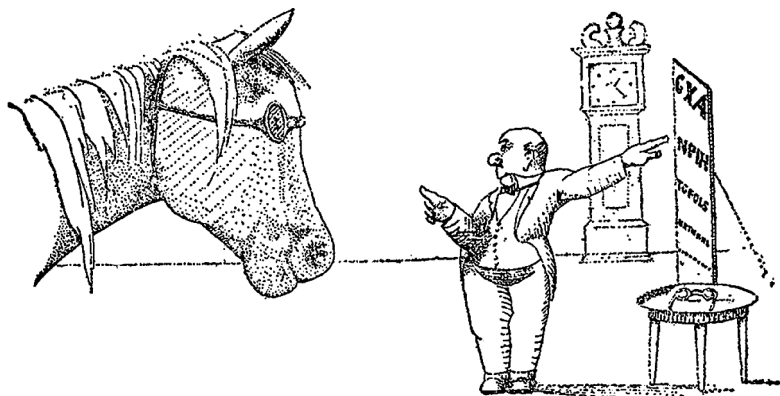
“下星期就可以。”医生说，“你周二再来吧。晚安！”

然后赖医生弄了一副又好又大的绿镜片；那匹耕马的一只眼睛没有变瞎，反而能看得比以前更清楚了。

不久之后，在泥塘边附近的乡村里，经常会看到一些戴眼镜的农场动物；“瞎马”从此成了不为人知的事物。

那些被带到他这里来的其他动物呢？情况也差不多。一旦发现医生可以用他们的语言交流，他们就告诉他自己痛在哪儿，感觉怎么样，这样一来，他就能很容易地给他们诊断治疗了。

所有就诊的动物们回去后，都告诉他们的兄弟和朋友说，在那个有大园子的小房子里，住着一个医生，是个“真正”的医生。从此，不管再有什么动物生病——不止是马、牛和狗，还有田野里的



反而能看得比以前更清楚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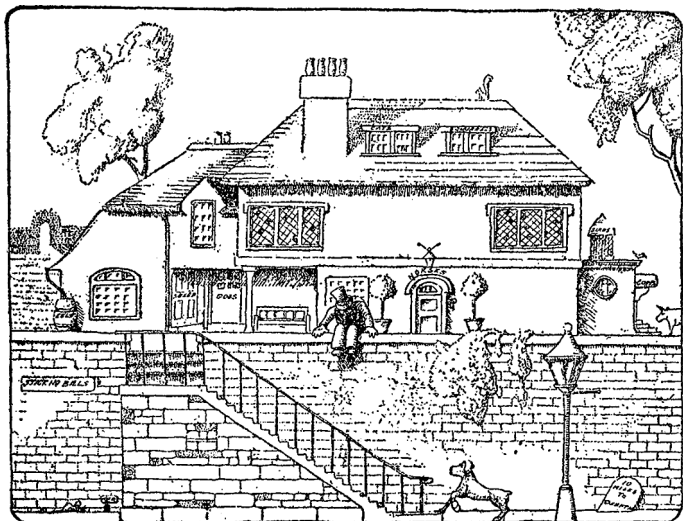
其他各种小动物们，像丰收鼠、水老鼠、獾和蝙蝠等，他们全都来到了他位于镇边的家，所以他的园子里总是挤满了想进来找他看病的动物们。

因为有太多的动物要进来，他不得不为不同种类的动物设置了一些特殊的入口。他在前门上写着“马”，在侧门上写着“牛”，在厨房的门上写着“羊”。每一种动物都有一个单独的入口——他甚至也为老鼠们在地窖里做了一个小小的通道，他们在那里排成一行一行的，耐心地等着医生过来给他们看病。

于是，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，方圆多少英里之内的活物都知道了医学博士赖约翰。那些冬天飞到别的国家去的鸟儿们，也把“沼泽地上的泥塘边”的这位高明医生的故事讲给外国动物们听，说他能听懂他们的语言，可以帮助他们解除病痛。这样一来，他就在全世界的动物中非常有名了，比他做人类医生时在西乡的名声还要大。他过得很愉快，特别喜欢他现在的生活。

一天下午，医生正忙着写东西，波里尼西亚一如既往地坐在窗子上，看着园子里被风吹来吹去的落叶。忽然，她大声笑了起来。

“怎么啦，波里尼西亚？”医生从书稿上抬起头来问道。



他们全都来到了他位于镇边的家。

“我只是在想事情。”鹦鹉说，又接着看那些落叶。

“你在想什么呢？”

“我在想人类，”波里尼西亚说，“人类真讨厌。他们觉得自己很了不起。这个世界已经运转了几千年了，不是吗？可是人类所学到的惟一的动物语言就是狗摇尾巴，知道那表示‘高兴’。真滑稽，不是吗？你是第一个可以像我们一样说话的人。啊，有时候人类真让我烦死了——瞧他们那趾高气扬的样子——说什么‘愚笨的动物’。愚笨！？哼！我的天哪。我以前认识一只金刚鹦鹉，他可以用七种不同的方式说‘早晨好’，而且还不用张嘴。他可以说各种语言——包括希腊语。一个花白胡子的老教授把他买去了。可是他在那儿待不下去。他说那个老头子说的希腊语不标准，他不能忍受听他用错误的发音教学生。我常常想，不知道他现在怎样了。那只鸟的地理知识比人类渊博多了。人类！喊！假设人类能像个普通的小篱雀一样学会飞翔的话，我们将不会再听到任何下文的！”

“你是只见多识广的老鸟。”医生说，“你到底多大年纪了？我知道鹦鹉和大象有时候能活到很老很老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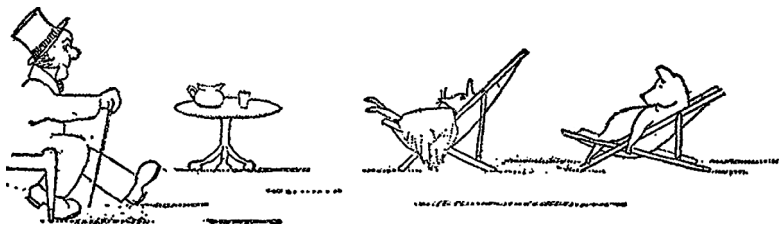
“我从来也弄不清自己的年龄，”波里尼西亚说，“不是一百八十三，就是一百八十二。不过我记得我刚从非洲来这里的时候，国王查理还躲在那棵橡树上呢——因为我瞅见他了。他看上去吓得要死的样子。”

## 第三章

### 更多的金钱麻烦

不久医生就开始挣钱了；他妹妹赖莎拉添置了一条新裙子，也高兴了起来。

有些来就诊的动物病得很厉害，不得不在医生家里住上一星期。等感觉好些之后，他们常常躺在草坪的躺椅上。



他们常常躺在草坪的躺椅上。

即使完全康复了，他们也常常不想离开——他们太喜欢医生和他的家了。每当他们要求留下来时，医生又不忍心拒绝他们。就这样，他家里的宠物越来越多了。

一天黄昏，他正坐在园子的矮墙上抽烟斗，一个拉手风琴的意大利艺人牵着一只猴子走了过来。医生一眼就看出来，套在猴子脖子上的项圈太紧了，而且猴子浑身脏乎乎的，神情非常沮丧。他从意大利人手里抢过猴子来，给了那人一先令，让他离开。那个街头手风琴艺人气坏了，嚷嚷说他的猴子不卖，要留着。可是医生对他说，再不走就要揍他的鼻子了。赖约翰尽管个子不高，却也满强壮

的。于是意大利人就只好骂骂咧咧地走开了，那只猴子留在了医生的身边，从此有了一个温暖的家。家里其他的动物们都管这只猴子叫奇奇——这是猴子语言里最常用的词，是“活蹦乱跳”的意思。

还有一回，马戏团来泥塘边表演，一只鳄鱼牙疼得厉害，半夜逃跑，来到了医生的园子里。医生和他用鳄鱼的语言交谈，还把他带进房子里，帮他治好了牙疼。鳄鱼一看，这是个多好的家啊——各种动物都在这里有不同的窝——他也不想留下来和医生一起生活。他请求说，如果他保证不吃鱼，能不能让他住在园子深处的那个鱼塘里啊？马戏团的人来捉他时，他一下子变得很疯狂很野蛮，把他们全都吓跑了。不过对待这家里的每一个成员，他总是温顺得像小猫一样。

可是现在，因为家里有只鳄鱼，老太太们再也不敢把她们的哈巴狗送到这里来看病了；那些农夫们呢，也觉得鳄鱼很可能会把他们送来治疗的羊羔和小病牛吃掉。于是医生去对鳄鱼说，他必须得回到马戏团去。鳄鱼哭了，滴下了大颗大颗的眼泪。他苦苦地哀求，要留下来。医生根本不忍心把他赶出去。

于是医生的妹妹走来说：

“约翰，你必须得把那个畜生赶走。现在农夫们和老太太们都不敢送他们的动物来这里看病了——恰恰是在我们的日子又要好起来的时候。他会把这一切都毁了的。这是我们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了。如果你不把那只美洲鳄赶走，我就再也不给你管家了。”

“他不是美洲鳄，”医生说，“他是一只非洲鳄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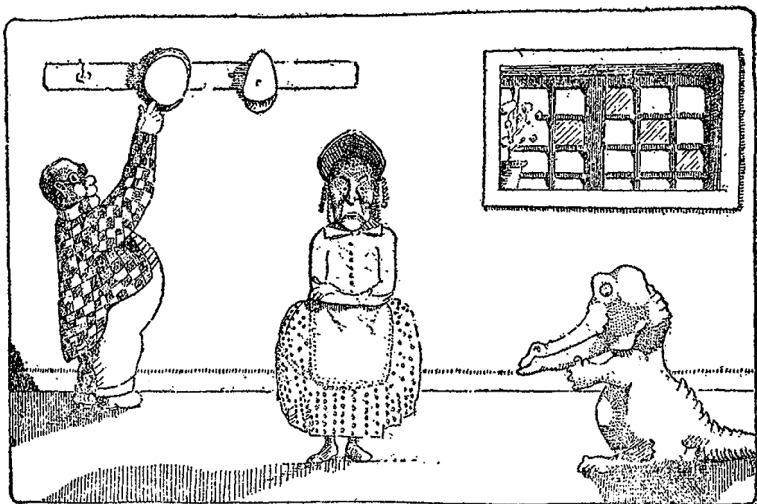
“我不管你叫他什么，”他妹妹说，“反正他趴在床底下是够吓人的。我不能允许他待在这个家里。”

“可是他向我做过保证的。”医生回答说，“他保证不咬任何人或动物。他不喜欢马戏团；我又没钱把他送回非洲老家去。他也不管闲事，总的来说还是很乖的。你不要这样小题大做。”

“我告诉你，我不会让他待在这里的，”赖莎拉说，“他还吃地板

布。如果你不立刻把他赶走，我就要——我就要去结婚了！”

“好吧，”医生说，“去结婚吧。那也吓不着我。”然后他摘下帽子，走进园子里去了。



“好吧，”医生说，“去结婚吧。”

于是赖莎拉把自己的东西装进箱子里，离家出走了；留下医生一个人和他的动物家族们生活在一起。

不久，他就变得比以前任何时候都穷了。家里有这么多张嘴等着吃饭，有房子要打扫，没有人来缝衣补袜，没有钱来付肉铺的账单，情况看上去非常糟糕。可是医生却一点也不担忧。

“钱是个讨厌的东西，”他常常说，“要是它没有被发明出来的话，大家的生活会幸福得多。只要我们过得开心，钱又算得了什么呢？”

可是不久，动物们自己就开始担心起来了。一天晚上，趁医生坐在厨房炉火边的椅子上打瞌睡时，他们聚在一起小声讨论起来。猫头鹰图图擅长算术，他计算出来，如果大家每天只吃一顿饭的